道德真經全解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道德真經全解
原題時雍解

本作品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

道德真經全解序

混元五千文，注解行於世者亦多矣。類皆分章析句，前後不相貫穿，智鑿臆說，非自得之學。致微言奧義，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覽者病於多岐，莫知所向。故人卻去華自真定復歸於亳，出《道德全解》示僕，莫知名氏。玩味細繹，心目洞開，平昔疑難，渙然冰釋。內外混融，義若貫珠，度越常情陪萬，殆非世學所能擬議。蓋高仙至人，愍世哀蒙，披發玄奧，所謂道隱無名，而善貸且成者也。僕既得斯文，不忍獨善，遂勉兩金諸友，裒諸好事，命工鏤版，以廣其傳。

正隆肆年，歲在單閼孟陬始和，亳社時雍逍遙序。

道德真經全解卷上

亳社時雍逍遙解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道，虛無自然者也。由自然故得常然，強然之則不然矣。謂之道，實強名之，豈其所可哉？有可也，斯有不可者為之酉。天能天而不能地，地能地而不能天，上下異位，方圓

異形，是去本而生天地，此為可道也，非常道也。疏而為江河，結而為山岳，鳥獸之飛走，草木之華實，是降本流末而生萬物，此為可名也，非常名也。夫常道者，陰陽和而未分，混而為一。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，無得而名焉，故無名，天地之始也。常名者，陰陽判而天地分，乃一生天地也。有天地，然後有萬物，故有名，萬物之母也。唯天道乃謂之常無，體天之道，無欲而無為，用地之道，無動而常靜。以天地之道合於人，得沖和之氣而為美，美之大者，難形難名，將以治世而安人，如天地之道。故在上無欲，則民純靜而化，興其美之為美，不可得而盡矣。斯道也，為純為朴，故道可道而不可道也，而合於真常之道。常無欲以觀其妙者，以其常靜而不動，不動則形歸於中而神不散，故真常之道而妙見矣。妙無動而常寂，大化行於世，亦如身之無弊而樂，洞真守一，其於妙者亦無名矣。至如國有君，君無所好，民無所欲，故純厚之風而無澆穢，故常無欲而觀其妙。若能體地之道，欲歸初始，即常有之可見者，欲以觀其繳也。此兩者，天地之道。天地皆生於一，是謂同出而異名也。雖同出而異名，然同謂之玄而已。玄有赤有黑，乾為赤，坤為黑，同隱於內皇，皇天皇地是也。天地之道，猶總氣於上元，故玄之又玄。玄之又玄者，是謂大梵。天中之天，下鎮人身泥丸絳宮，中理五氣，混合百神，眾妙由之以出入，故曰眾妙之門。若能清靜抱一，存守玄都，則造乎常道矣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美也，善也，天地自然之道也，天下皆知也。美雖天地之道，至於之為美，則斯惡已。善雖天地之道，至於之為善，則斯不善已，何哉？天地生物之形，而形未始不美，由物有出生入死，如神奇臭腐，反衍復化之類，則外於美而為可惡者也。天地生人之神，而神未始不善，由人有智慧外通，如和大怨，必有餘怨之類，則分於善而為不善者也。既出於為美為善，斯不合無為之道，故一彼一此，更相變更，相見而皆反，是焉下文以喻之。故有無之相生者，以反常道無形也，有有無之理以相生，故有難易之事以相成。長短之相形者，以反地道無隅也，有長短之度以相形，故有高下之勢以相傾。聲音之相和者，以反天道希聲也，有聲音之文以相和，故有前後唱應以相隨。唯聖人知美惡之變遷，識善否之多累，是以體天地自然之道，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也。唯行不言之教，故萬物作而不辭。若此則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將孰為不善邪？是之謂天下皆知善者矣。唯處無為之事，故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若此則任物自然，無容私焉，將孰

為可惡耶？是之謂天下皆知美者矣。以其作而不辭，故任其自生，雖生而不有，任其自為；雖為而不恃，不有不恃；雖有功，亦不自居矣。生而不有，地道也。為而不恃，天道也。功成不居，常道也。體此三者，故在己無居，物莫能遷，何去之有？故曰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賢者有智，尚之則民爭，貨者有欲，貴之則盜賊多有。賢者名也，貨者利也，人之可欲，莫大於名利。既不尚不貴，是謂不見可欲。不見可欲，則神乃守形，心何得而亂焉？是以聖人不尚賢，體天之無知；不貴貨，法地之無欲。體天而虛其心，法地而實其腹，心之虛也，志自弱矣，腹之實也，骨自強矣，若是則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大賢者雖有知，而聖人鎮之，不敢以有為也。是謂為無為則無不治矣。

道沖章第四

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若存。吾不知其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道在天也，以無為用，故曰道沖。沖者，虛而容物也。然大盈若沖，以能

容物，故其不盈而或之矣。道在地也，以靜為體，故曰淵兮。淵者，深而莫測也。然萬物恃之，而不知所由生，故似乎宗矣。若能體天之道，沖虛恬淡，銳則挫之；體地之道，淵深止靜，紛則解之。挫其銳也，其上和光而不耀，此之謂道在天歟？解其紛也，其下同塵而不濁，此之謂道在地歟？道在天地，沖虛淵深，湛兮固有存焉。雖謂之存，然在天也而或存矣，在地也而似存矣，故曰似或存也。自元始祖劫而來，故不知誰氏之子化生諸天，是謂象帝之先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夫七，人心也，不仁則常無心也。唯常無心，故雖有愛利之實，而無愛利之累，此天地聖人所以芻狗萬物與百姓也。夫束芻為狗，以待祭祀之用，適則用之，故有愛利之實，過則棄之，故無愛利之累。天地之間若谷，亦以其無心而中虛也，故其猶橐籥乎。橐籥虛而能受，受而能應，出於無心，所以不屈，動而愈出也。若夫不待感而作出於有心者，則多言而未免夫累，所以數窮。若能體天地之無心，守沖虛恬淡之道，自致其神，則綠感而後應，何窮之有哉？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世之人徒知山澤之谷，而不知所謂天下谷者，天地是也。天地無心而中虛，有谷之象。天地能生生，能化化，謂之至神。唯神也，感而遂通，亦猶谷之以虛而應也，故謂之谷神。然生物者不自生，化物者不自化，所以長生，故曰谷神不死。天雖生生，所以能生物者，玄也。地能化化，所以能化物者，牝也。故曰是謂玄牝。玄牝者，陰陽是歟？方陰陽和而未分，則孰為天地？唯陰陽判而生天地，則天地由此以出入者也，故曰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天地根則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者是已，故曰綿綿若存。若是者，感而後應，不為物先，何勤之有？故曰用之不勤。夫道之在天地如此，人者貌肖天地，亦有泥九以應之。泥九者，乃在我之谷神也，名曰崑崙之山。內有方寸丹田，通於七竅，號曰天谷，中有神人居焉。丹內圓以應天，田外方以應地，亦玄牝之義。然三十五分，總氣上元，是謂天根也。若能體道在我，則長生不死，與天地參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？故能成其私。

道生萬物而不自生，天地肖道，故能長生，長生則長久矣。天地不自生，所以無私，聖人體天地，故能成其私，成其私則身先而存矣。後其身者，不與物爭也，外其身者，以存其神也，此所謂體天地之無私。夫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，此其效歟？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水之性不維則清，莫動則平，鬱閉不流，亦不能清，天德之象，故上善若水也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，下文以喻之。善下而安靜，故曰居善地。益深而莫測，故曰心善淵。此二者，幾地道歟？澤及而不偏，故曰與善仁。行險而不失，故曰言善信。此二者，幾天道歟？內明而外平，故曰政善治。性潤而材因，故曰事善能。此二者，幾常道歟？雖善利萬物，幾於天地之道，如此然皆作用而適可者也，故曰動善時。動善時者，何爭之有？此其所以無尤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

盈不可久，莫若不欲盈，何必持之？進銳退速，莫若挫其銳，何必揣之？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者，為已盈矣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者，為已銳矣。此乃失慈儉之道，故有盈銳之過也。盈者，功成也。銳者，名遂也。既功成名遂，則有身退之理，是乃陰陽進退盈虧之運也。若能守慈儉之道，則去功與名，還與眾人，何盈銳之有哉？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身者，神之車也，魄於之而載者也。魂云而動，負魄以出入，則神經緯於外而政意於有為，所以三魂忽忽魄靡傾。惟聖人藏神於內，則載而營之，魄不隨魂而外馳矣。如此然後可以為衛生之經，故曰載營魄。夫衛生之經無他，亦不離於精也、氣也、神也三者之間而已。能抱一者精不搖，能兒子者氣不暴，能滌除思慮者神乃守，是謂體天地道者矣。

非特此也，能體天道，斯能無為，愛民治國，欲其無為者也。能於愛民治國而無為，則滌除玄覽，我無為而民自化矣。能體地道，斯能為雌，天門開闔，欲其為雌者也。能於天門開闔而為雌，則專氣致柔，晝夜不寐，乃成真矣。能體常道，斯能無知，明白四達，欲其無知者也。能於明白四達而無知，則收視反聽，抱一為天下式矣。若是者，精全而不虧，氣和而不暴，神清而不疵，則道德一合，渾渾沌沌，大同乎溟涬矣。生之者，道也。畜之者，德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是德者，統天地而言之，亦不離於道也。天玄也，地田也，故畜從之。地道生而不自生，故生而不有。天道為無為，故為而不恃。常道成器長，故長而不宰。此三者應於泥丸上首之中，蓋天德之謂也。在天為玄，則玄德者，天德而已矣。天德以無為用，載營魄者，亦當其無有車之用，德非天德歟？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埏壇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所乘者，車運動而已；所宜者，器適用而已；所居者，室靜止而已。行者動也，止者靜也，適用者動靜之間也，聖人以此諭道矣。觀此三者，皆外有內無之象，有則實，無則虛，無則以有為利，有則以無為用，反觀諸己每解於此。有者形也，無者神也，神生形，故形以神為用，形成神，故神以形為利，形不得神，不能自生，神不得形，不能自成，形神合同，更相生，更相成，則道乃存矣。奈何神常愛人，人不愛神，遂至於早已。故善者夷心存神，以虛其中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視之不見名曰夷者，常道也。世之人不能收視於內景，致五色亂目於外，失太初之道，故盲矣。聽之不聞名曰希者，天道也。世之人不能反聽於真寂，致五音亂耳於外，失太始之道，故聾矣。搏之不得名曰微者，地道也。世之人不能食氣於太和，致五味獨口於物，失太素之道，故爽矣。此三者，內失寸田之守，而遊蕩其心，故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。既外着於物，志乎期費，而有累於行持者也，故曰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無知而畜德於內，慮見可欲而失性於外，故為腹實而已，不為目也。三者皆生之害，

而獨言目者何？九竅三要，其機在目，故去彼外視之華，而取此內德之實矣。

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

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寵辱者，有為於事物也。既有為於事物，而神不能內守，故若驚。貴者，德也。人人有貴於己者，或反自累其德，則為其有身，故大患若身也。寵者，受制於人，為人下之道，有寵則辱隨之矣，故得之。有心操之則慄失之，有心捨之則悲得之，在物不能內守，此其所以若驚。吾者，命物之我上，德上之稱也。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緣有身而累於德矣。有身者，徇天下也。苟徇天下，則以形累心，以心累德，失其所以命物者，故患莫大焉。如其無以天下為，則以虛為身，而不以有身為累，所謂無身之身者也，且有何患？世俗之人迷惑有無，不知無身之理，故喻下文。且貴以身為天下，是貴所寄於身，故悟道者，若可寄天下，何患之有？又愛以身為天下，是寵所託於身，故得道者，若可託天下，何辱之有？知去來之非我，不以身自累，忘萬物於心目，不以寵自矜，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，若寄託而已，是謂無以天下為者矣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請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恍惚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常道者，太初之始，故夷而不可見也。天道者，太始之始，故希而不可聞也。地道者，太素之始，故微而不可搏也。此三者，氣形質之始，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一者，陰陽和而未分。上無積陽，故其上不皦。下無重陰，故其下不昧。陰陽交合，無得而名焉，故繩繩兮不可名。雖曰陰陽，而陰陽不可判也，故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者，地道未分也。無物之象者，天道未分也。天地之道未分，則陰陽即而不離，故是謂恍惚。若然者，迎之不見其首，孰知其所從來？隨之不見其後，孰知其所與往？於此欲行持之，則唯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者矣。古者，天地也。今之有者，形也。若能執天地之道以御形，形將自正矣。古始者，一也，天地之源也，故曰道紀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若客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？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

古之善為士者，通常道之妙，通天道之玄，通地道之微，故曰微妙玄通。內雖通微妙玄，而外實深不可識，若以外望言之，故強為之容而已。慎而順動，豫若冬涉川。默而靜止，猶若畏四鄰。動靜之間，不為物主，儼其容而若客。此三者，外望也。然外若豫而內若谷，曠極無心也。外若畏而內若樸，敦厚無欲也。外若客而內若渙，冰釋而無繫也。以其內若渙、若樸、若谷，與道合真，是謂微妙玄通。以其外若豫、若畏、若客，而不自見，是謂深不可識。雖若此，然亦渾於流俗，故渾兮其若濁也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，唯通玄究微者也。濁者，地之體。靜者，地之道。若能法地之道，則徐徐而清矣，以地自然法天也。安者，天之體。動者，天之道。若能法天之道，則徐徐而生矣，以天自然法道也。欲保此道，唯善為士者，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則能固弊守原，不為新成而忘本矣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　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歿身不殆。

虛靜者，萬物之本也。體天之用，致乎虛之極，法地之體，守乎靜之篤，萬物並作，聖人觀其復，明物理以化人也。且草木，地類也，其根在下而枝在上，得地之道而止。人乃天類也，其根在上而枝在下，得天之道而動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，萬物畜而不比之謂本根，可以觀於天矣。故聖人言：華要歸其實，莖葉如本根，為道歸祖首，黃闕兩眉間。此之謂也。歸根曰靜者，唯靜則法地之體，可以反性矣。靜曰復命者，靜則徐清，唯清則體天之用，可以復命矣。太一司命，蒂在泥丸，故太一者，總天地之道者也，夫是之謂常。天地之道既總而為一，則漸入真常之道，故復命曰常也。知而守常，神由斯生，明由斯出，皆原於一，故知常曰明也。明者，陰陽合而為一。不知常者，捨天地之道而有妄心，隨物轉徙，觸塗自患，永失真道，故作凶也。夫知常容者，知天地之道也。

天地之間無所不容，何私之有？故曰容乃公。王者體天地之無私，所以成其私，故曰公乃王。王惟體天地之道，而其一上比，故曰王乃天。天一而大者也，故曰天乃道。道先天地，歷萬世，而無有紀極者也，故曰道乃久。久者道之常，知常者，故段身不殆矣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侮之。信不足焉，猶不信焉。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德自然。

大道無形，陰陽混而為一。一生天地，天地生萬物，自無形而生有形也。當太上之世，君天下者，無為也，天德而已矣。下民知有上，而帝力何有於我哉？故曰太上，下知有之，此乃反大道無形也。中古聖人澤加於民，民自親而譽之，故曰其次，親之譽之，此乃反天道無親也。後世帝王則勅法以齊之，而民自畏，故曰其次畏之，此乃反地道無欲也。延及數世，法出姦生，令下詐起，故曰其次侮之，此乃反王道之，正也。以法令取信於人，信不足，有不信也。是以太上之始，行不言之教，故曰猶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，則無親譽畏侮不信矣。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者何？仁可為也，義可虧也，以其反常道無為，故大道廢也。智慧出，有大偽者何？智有知也，惠有察也，以其反天道無知，故有大偽也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者何？孝者各親其親，慈者各子其子，以其反地道無欲，故六親不和也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者何？見危政命，諫不避死，以其反王道之正，顯忠臣之節也。夫大道溟涬，無廢無興，古今不異，人自廢之，亦天地陰陽之數也，然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矣。有聖人者，以道蒞天下，會於七而不恃，薄於義而不積，民歸淳樸而智慧者消，人無機巧而詐偽者息，風化淳而孝慈復泯，一人正而忠臣自順，此之謂至治。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道降德衰以悅聖耶？是相於藝悅智耶？是相於疵悅仁耶？是亂於德悅義耶？是悖於理天下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也。以此，是以聖人不以多能為聖，不以治人為智，而體天道無知，其於民利也百倍。不以愛物為仁，不以立我為義，故絕仁棄義，而體大道無為，其於孝慈也復泯。不以奇物為巧，不以貨財為利，故絕巧棄利，而體地道無欲，其於盜賊也無有。若是，則民自反其性而復其初矣。聖智也，仁義也，巧利也，此三者以文滅質，失其素樸之真，是使民有不足，教民為悖逆，騷民為盜賊，以為文不足也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者，體天地之道也。夫明白者入素，入素則自然少私矣。抱樸者，體常道也。故無為者復樸，復樸則自然寡欲。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，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臺。我獨怕兮其未兆，若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若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，我獨若遺，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純純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澹兮其若海，飂兮似無所止。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求食於母。

文滅質，博溺心，然後民始惑亂，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。故聖智之疵，仁義之亂，巧利之盜，此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是以聖人絕有為之學，處無為之事，何憂之有？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在學者自為分別，其於失性傷生均矣。人之所畏者，喪生也，學以多方喪生，不可不畏，所以絕學也以多方之故，故荒兮不得其中矣。夫學之初也，以時習之，熙熙而悅，故如享太牢之味而失其恬淡，如春登臺之觀而失其寂寞，我獨怕兮懷天地之始，如嬰兒之未孩也，乘乘兮其動也，似無所歸矣。學之中也，聞見務多，日有所益，故皆有餘，我則為道日損，獨若遺也，動靜之間，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，純純兮不為賢人之用心矣。學之極也，文過而質滅，昭昭如日月之揭，博勝而心溺，察察有淵魚之見，我則獨守本根，若昏而無外視之昭也，悶悶而無外通之察也，忽兮若海，寂兮其靜也，似無所止矣。由初以至極，因於積習，故皆有以，我獨頑且鄙而無以為也。然則我何異於人哉？貴求食於母而已。天地乃萬物之母也，人皆食穀與五味，獨食太和陰陽之氣，故能不死，此其所以異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中有象焉；恍兮惚兮，中有物焉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孔者，自子至乙，三陽在焉，杳冥之間，乾道已具真精，應物之時也。德者，道之在我也。容者，貌肖天地也。若得此時真精而之我天地，則道自歸之矣，故曰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也。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者，以陰陽言之也。德之為物，為形為質，故道之為物，為陰為陽。恍兮者，道在天而為陽也，陽中有陰，故曰恍兮惚。應物為神，神者無中之有，謂其在天者，故曰其中有物也。惚兮者，道在地而為陰也，陰中有陽，故曰惚兮恍。應物為氣，氣者有中之無，謂其在地者，故曰其中有象也。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者，天地之間陰與陽并，展轉變化，遂為物精，吾思是道，本出杳冥也。其精甚真者，應於上元也。其中有信者，應時不忒也。道亘古今而常存，故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天地乃萬物之甫也，在我而貌肖天地，是謂以閱眾甫。必言甫者，為天地有父之用也。夫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精以集神，神以化氣，氣以化物，物化之間由環之無窮，眾甫之變日逝而不停，故萬物非欲生，不得不生，萬物非欲死，不得不死。聖人所以貴精者，神可以不死，可以不生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常道應物而不爭，故曰曲則全。地道大直而若屈，故曰枉則直。天道沖虛而若谷，故曰窪則盈。王道守樸而無為，故曰弊則新。此四者，域中之四大也，雖分四大，實本一道，道一而已矣。天得之以清，地得之以寧，侯王得之以為天下貞，故曰少則得。若降本流末，而從事於有為，則為有所縈，億載無畢，故曰多則惑。是以聖人知至道不煩，殊途一會，故抱一為天下式。於是體四者之道，以應世而無任己之累焉。不自見者，體曲則全之道，故明矣；不自是者，體枉則直之道，故彰矣；不自伐者，體窪則盈之道，故有功矣；不自矜者，體弊則新之道，故長矣。然其應物，則皆以常道為本，常道不與萬物交爭焉，故天地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，故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天何言哉？聽之不聞而已。希言者，天道也，故常自然。飄風驟雨，天地不常之氣也。天地不常，尚不能久，人若不常，其德安可從事於道？故從事於道者，體大道空虛而無為，存而生之，亦同乎道矣，體上德清靜而無慾，守而畜之，亦同乎德矣。如飄風驟雨之類非常，則正復亡癡盲而持自咎，亦同乎失矣。於道者，飛昇南宮，是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延壽長年，是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鬼道相連，是失亦得之。三者取信於人，皆必至之符也，若信不足，乃有不信矣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跂者自為立，故不常立。若能體地道，寂兮無欲，故獨立而不改也。跨者自為行，故不常行。若能體天道，寥兮無心，故周行不殆也。至於自見、自是、自伐、自矜，皆自為之過，亦比於跂跨之類，是以反前篇之所謂也。若是者，其在道也，出乎分之所欲而為餘食，侈於德之所行而為贅行，是皆好盈者也，物或惡盈，故有道者不處於此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混淪，有物混成，則混淪而未相離者是已。形變之始而為一，一生天地，故曰先天地生。言道也，寂兮獨立，本於真常，豈有改哉？言地也，寥兮周化，化於妙用，豈有殆哉？言天也，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，故曰可以為天下母。天下言萬物也，以形變之始，故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以上無復祖，故強名曰大。道判渾淪，天地始分，天得乎道，運而無積，故大曰逝。輕清為天，重濁為地，天運無積，地大無隅，

故逝曰遠。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，降本流末，離道滋甚，故遠曰反。唯聖人獨立於萬物之上，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，與道同體，與天地同功。天地者，古之所大者也。王天下者奚為哉？天德而已矣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而王亦大也。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者，道也，天地也，皆得一以為大，唯王乃有道者，王其一上比天地之合也，處其一焉，故亦大矣。自渾淪之始，虛無生自然，自然生道，道生一，一生天地，天地生萬物，若能反此法之，欲歸初始，復契自然矣。故曰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重能御輕，故重為輕根。靜能制躁，故靜為躁君。此兩者，道之根元也。君子知道之根元有在於此，故終日行不離輜重。車也，以虛為體，以無為用，守靜於內，自任其重，故外以制御輪輻之輕躁者。君子行此，故雖有榮觀輕躁之趣，然燕處重靜，超然不著，未嘗係於其心也。重靜若是，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乎？輕則失重，身不燕處；躁則失靜，神不超然。臣道尤先於自重，君道尤貴於守靜，君臣之道，輕躁亦然。

善行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謫，善計不用籌筭，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，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，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周流六虛而無轍迹者，莫善乎大道也。不言善應而無瑕謫，不爭善勝而無籌筭者，莫善乎天道也。畜閉太和之真精而無關楗，結合玄元之妙用而無繩約者，莫善乎地道也。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，亦無轍迹；行不言之教，亦無瑕謫；抱一為天下式，亦無籌筭；藏神於內，亦無關楗而不可開；復守天下之母，亦無繩約而不可解。體此之道，故常善救人而人各安其俗，無一人不被其化者，常善救物而物各遂其性，無一物不蒙其養者，是謂善體道者也，故曰襲明。唯聖人善於此，故為不善人之師。世之人不善於此，而得被其化，故為善人之資。得被其化者，皆謂我自然，乃不貴其師。善於此者，而在己無居，乃不愛其資。夫聖人行此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也。若智者道之華，則反此矣，故曰大迷。唯彼是兩忘，無所貴愛，是謂要妙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忒，常德不武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陽為雄，陰為雌，若知雄於至陽之上，而守雌於至陰之原，則畜納有常，以歸於地道，故為天下谿。山澗小谿也，地乃天下谿也。雖施於物而自無所施，是謂常德不離。若能守地之道，貴養厚敦，則復歸於嬰兒矣。晝為白，夜為黑，若知白於晝之日，而守黑於夜之時，則晝夜存之，以合於大道，故為天下式。王化一國之式也，道乃天下式也。真精之至而信在其中，是謂常德不忒。若能守一之道，調適上遂，則復歸於無極矣。敷生為榮，刻制為辱，若知榮於敷生之初，而守辱於刻制之後，則歸根復命，以反於大道，故為天下谷。山澤小谷也，天乃天下谷也。在己無居而虛應不竭，是謂常德乃足。若能守天之道，恬淡無為，則復歸於樸矣。樸者道之全體，一生天地，則樸散而為器，其輕清者為神器，其濁重者為利器。神器者，上德也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故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利器者，下德也。下德為之而有以為，故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也。聖人用樸則為官長，雖天地裁制萬物之大者，亦不能割無為之樸也。

將欲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呴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常無欲而無為也，故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吾見其不得已。所以不得已者，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然器之神者，冥冥混混，不可進智力於其間，故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天下之物，陽方行也，則陰氣隨之；陽極呴也，則陰氣吹之；陰既強也，則物將羸之；陰極載也，則物將隨之。故成敗得失，未之或知也，此乃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制於陰陽之數，猶未免夫累。是以聖人體天之道，遊於逍遙之墟，故曰去甚。體地之道，食於苟簡之田，故曰去奢。體夫大道，處於不貸之圃，故曰去泰。此則非託於天下，亦非託於鬼神，亦非託於萬物，故無敗無失矣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刑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矣，不敢以取強焉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非道，非道早已。

兵，凶器。戰，危事。爭，逆德。故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，所謂反乎爾者也。師之所處，下奪民力，故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上違天和，故鈴有凶年。故善者，果而已矣，不敢恃兵強而取勝於天下也。諭以下文，體大道者，果而勿矜，故德長；體天道者，果而勿伐，故有功；體地道者，果而勿驕，故無咎。此三者，緣果而不得已，不敢恃矜驕自伐，是果而勿強者也。用強壯者，則反乎道，故曰早已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故不美也，若美必樂之，樂之者，是樂殺人也。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。言居上勢，則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

兵者，賊民之大害，天下之凶器，況其佳之乎？是謂不祥之器也，物或惡之。惡之者，唯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者，處無為也。左者為陽而主生，吉事也。用兵貴右者，當有為也。右者為陰而主殺，凶事也。疊言不祥之器者，深戒用兵也，故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無心於勝物，恬淡為上。雖勝而不美也，且美而樂殺人者，是謂佳兵也。夫佳兵者，天之所惡，安可得志於天下，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所謂用兵則貴右。言居上勢，則以喪禮處之，所謂凶事尚右也，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故戰勝以喪禮處之。

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。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常然之道，乃天地之始也，豈得而名焉？故曰無名。無名者，道混而為一也。天地全體，

於此未分，是謂樸。天地空中一細物，故曰樸雖小。然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而天下莫敢臣而卑之矣。夫心者，君主之官，五臟之侯王也，若能守一之道，則身虛而萬物至，何所不賓？心無為而和氣歸，甘露乃降，人莫之令而自均矣。始者，道之一也。有名者萬物之母，天地是也。唯一可以制天地，故曰始制有名。然在我者，當觀天之道，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而已。知止者，止於一也，故為天下正，所以不殆。天下一性也，道之在天下，以性而合，猶江海善下，非欲川谷之水，而川谷之水自歸之。人能知止而空虛無為，非欲於道，道自歸之矣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有為而外視之謂智，無為而內視之謂明，故曰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勇於敢為而以剛制物者之謂力，勇於不敢為而以柔克己者之謂強，故曰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唯至人務自知而不務知人，務自勝而不務勝人。其自知也，體天地之道，外欲不能動乎心，則自安其分，所謂知足者富是已。其自勝也，體夫大道，外物不能勝乎志，則自強不息，所謂強行者有志是已。外欲不能動乎心者，藏身於身而不出也，故繼以不失其所者久。外物不能勝乎志者，心死於物而神存也，故繼以死而不忘者壽。非體天地道者，孰能與於此哉？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居。衣被萬物而不為主，故常無欲，可名於小矣；萬物歸之而不知主，可名於大矣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陽可左而不可右，故能生而不能成。陰可右而不可左，故能成而不能生。唯大道汎兮，能陰能陽，能生能成，是以或左或右，無乎不可也。得此道以在天，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；得此道以在地，故功成不名有。生之者，天也。成之者，地也。天地之道，覆養萬物而不為主，故常無欲。然天地肖道，其細也夫，故可名於小矣。惟大道汎兮，萬物歸之而不為主，故可名於大矣。大者，道之強名也。是以聖人虛靜無欲，體於天地，故終不為大，而常然之道不期而自歸之，故能成其大也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言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大象無形者，道也。執大象，天下往者，以道蒞天下也。有道則民之攸堅，故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蓋法天道虛而容，故安而不擾；法地道載而寧，故平而不陂；法大道和而通，故泰而不塞。若是者，物物不干，何害之有？世之人悅於聲，而不知天道

所謂聲聲者，美於味，而不知地道所謂味味者，故著於嗜欲而久處之，不知有道者以此為蘧廬爾。樂以聲言也，聲之所聲者彰矣，而聲聲者未嘗發。餌以味言也，味之所味者嘗矣，而味味者未嘗呈。道之出江，淡乎其無味，則所謂聲聲味味者也。以道蒞天下者，得大道泰而妙，故視之不足見；得天道安而玄，故聽之不足聞；得地道平而廣，故用之不可既。直將還一世於澹泊，豈使民以嗜慾累其心哉？

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歙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。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一不人。

利器示人，欲心亂矣。唯有道者體天道之虛，於吾心本無所張也，何必歙之？將欲歙之者，必固張之而已。體大道之夷，於吾欲心本無所強也，何必弱之？將欲弱之者，必固強之而已。體王道之正，於吾欲心本無所興也，何又廢之？將欲廢之者，必固興之而已。體地道之靜，於吾欲心本無所與也，何必奪之？將欲奪之者，必固與之而已。此四者，皆欲於利器。利器者地道，故是謂微明。何則？柔弱處上，神器也。剛強居下，利器也。聖人處於柔弱，不以利器動乎心，故以柔勝剛，以弱勝強。胡不知魚在水中，水在魚中，人在道中，道在人中，魚脫於淵喪乎軀矣，利器示人喪乎道矣。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常然之道，無為也。天地之道，無為而無不為也。然天地法道，為出於無為，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侯王法天地，若能守道以御世，則萬物化之，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，故曰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夫化而欲作者，將有為而起之也，聖人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，使復於無為。無名之樸者，天地之道也。萬物隨化，孰敢有所欲哉？故亦將不欲。其不欲者，以靜而已。靜而無為，則天下將自正。

道德真經全解卷下

亳社時雍逍遙解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上德者，天德也。聖人觀天，默與道會，實無所得，故曰不德。以無所得，故德自歸之，是以有德也。下德者，所得之德也。下德執德，故曰不失德。執著之者，不名道德，是以無德也。天德之德，德不可至，故無為而無以為。所得之德，執著其德，故為之而有以為。德降為仁，若仁則可為也，故上德無為而上仁為之。然大仁不仁，雖曰為之，亦無以為而幾於上德者焉。義兼於德，而義則可以虧也，故下德為之而上義亦為焉。然內以立我，未能忘我，外以制事，未能無事，雖曰上義，猶未免於有所執也，故有以為而類於下德者焉。道降德衰，仁義俱失，以禮交物，實相偽也，故為而生患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。即此以觀，其所失每下可知已，故曰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忠信之薄也；攘臂而仍之，則亂之首也。然德兼上下而兩言，自仁而降，言上而不言下，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。至於以智為前識，復不言其上，是尤不及於禮矣。窮思極慮，揣而銳之，故曰道之華。苦心勞神，以喪天真，故曰愚之始。不言失禮而後智，則以禮者亂乎德，而智者反乎道也。是以大丈夫處德之厚，不處禮之薄，居道之實，不居智之華，故去彼人道之華，而取此仙道之實矣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。其致之一也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？非乎？故致數輿無輿，不欲琭琭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一者，道也。有一未形，本無所得，渾淪既判，肇自古初，則物得之。天確然闢乎上，以無為用，故得道而清。地隤然處乎下，以靜為體，故得道而寧。神杳然藏乎幽，陰陽不測，故得道而靈。谷虛而窪天道也，以天得道而清，故谷得道而盈。物止而育地道也，以地得道而寧，故物得道而生。神合於身，百體之侯王也，神尸諸聖，天下之侯王也，以神得道而靈，故侯王得道以為天下正。其致此者，道而已。若天失其清，斯無以覆，將恐裂矣。地失其寧，斯無以載，將恐發矣。神失其靈，斯無以守，將恐歇矣。謂天無以清也，故谷失其盈而將恐竭。謂地無以寧也，故物失其生而將恐滅。謂神失其靈也，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蹶。且賤歸之則顯其貴，下附之則顯其高，亦猶丘山積卑而為高，江海合水而為大，大人合并而為公，故貴高者，不可失於基本也。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，故自稱以孤寡，食氣於太和，故自稱以不穀。有百體，然後身之侯王以貴，有百姓，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，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，豈非以賤為本故邪？夫致數輿者，近取諸譬也。今以轅軌輪輻合而成輿，若立輿於前，數其眾體，用有所拘，不足以得輿也。合轅軌輪輻，然後輿有運載之名；合百姓賤下，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。玉者，貴也。石者，賤也。玉出於石，則貴亦以賤為本。然玉者有質而自貴，侯王得一，本不自貴，豈欲如玉石然哉？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靜者，地道也。反地道之靜而為動，是陰之感乎陽者也，故曰反者道之動。弱者，天道也。由天道之弱而為用，是陽之感乎陰者也，故曰弱者道之用。陽以無為用，陰以有為體，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。萬物由地道而生，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此乃反者道之動歟？然有形者，非天道不足為生，故曰有生於無，此乃弱者道之用歟？是以聖人言：有以無為母，無以虛為母，虛以道為母。自然者，道之根本也。若能存守玄都，法其自然，則由動之靜，攝用歸體，將復於道矣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上士既已明道也，故信之篤，守之固，有聞必力行之。中士將以進道也，勉而後中，不勉則不中，思而後得，不思則不得，一出焉一入焉，聞之猶有疑心也，故存亡之間未之或行。下士直以夷道也，譬猶俚耳不知大聲，譬猶眾心不受高言，及其聞道，必有輕鄙之心焉，故與道大反，嗤然而笑之。若道不見笑於下士，其異於俚耳之所聞、眾口之所說幾希，安足以為道哉？故建言有之。明道若昧，惟蚤夜以存思定，適而默想，勤行乎道則得矣。進道若退，以日計之不足，歲計之有餘，於存亡無累則可矣。夷道若類，且泥形色名聲之可得、耳目鼻口之所嗜，人笑乎道則過矣。亦知四大之在域中，猶不外於道者乎？上德者，天道也。天道窪則盈，以其窪也，故若谷。大白者，王道也。王道弊則新，以其弊也，故若辱。廣德以地道言之，用之不弊而成之若缺，故若不足。建德以大道言之，建之不拔而修之罔覺，故若偷。以其若谷、若辱、若不足、若偷，則疑於變其質矣。然其為上德、為大白、為廣德、為建德，而真常之質固自若也，此之謂質真若渝。所以質真若渝者何？謂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也。大方載之，德合無疆，故無隅。大器用之，久於其道，故晚成。大音不言而四時行焉，故希聲也。大象不物，天下往焉，故無形也。此四大之所以大者。夫德兼於道，道兼於天，帝王之德配天地之道，而無名者，天地之始也，道於之而隱焉。若分四大於域中，皆其顯道而強名之者矣。道本非善貸，由天地帝王體此道以成天下，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，而曲成之效於是乎著。然其成也且而已，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？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。

易變而為一，一之所以起也，故曰道生一。一者形變之始，天地有形之最大也，故曰一生二。天地定位，人居乎中，而三才成焉，故曰二生三。輕清者上為天，濁重者下為地，

沖和氣者為人，然後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，故曰三生萬物。天為陽而肅肅出乎天，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，地為陰而赫赫發乎地，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，陰陽升降，兩者交通，然後沖和之氣以成也，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一身，貌肖天地，陰陽沖氣皆具其中，其又有至神者典之。亦猶王公之於天地也，於此配域中之大，是為孤寡，於此食太和之氣，是為不穀。世之人與神背馳，反以為惡，而王公獨以此自任，故曰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陰陽沖和之氣通於萬物，固無所損益也，由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則或益之而損，損之而益矣。人之所教，又以天地之正也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是我亦義教之，此謂損之而益。強梁者反此矣，故不得其死，此謂益之而損。聖人觀之，因以為戒，故將以為教父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於無間，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至柔者，神也。至堅者，形也。真神通於道，能亡能存，惟以神御形，則神能飛形，而形由之以馳騁矣，故曰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至柔故無有，至堅故無間。以形御形，則形有所間，故無間者不可入。以神御形，則神有所通，亦無入而不自得矣，故曰無有入於無間。夫形之所化者，不言之教也。神之所得者，無為之益也。若能體天地之道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則造乎形而與乎神，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矣。天下尚言教而好有為，故於此希及之。

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貴者夜以繼日，思慮善否，其為形也亦疏矣，是以身殉名之過也，烏睹所親者在身不在名耶？富者苦身疾作，多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為形也亦外矣，以身殉利之過也，烏睹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？然榮辱立而睹所病，貨財聚而睹所爭，彼以顯為是者，知名之為榮，以富為是者，知貨之為利，故見得而忘其形，見利而忘其真。然則得之與亡，其果孰病乎？是其所亡者，乃無名之樸，不贊之軀也，病孰甚於此矣。故甚愛於名而不知止，則其大者必費。大者，道之稱，所謂無名之樸是已。多藏其貨而不知足，則其厚者必亡。

厚者，德之質，所謂不贊之軀是已。唯聖人體廣德之・知足，而不自貴其貨，所以不辱；體上德之知止，而不自尊其名，所以不殆。若是者可以長久，與天地並矣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大成者，地之德，廣德若不足，故雖成而若缺。大盈者，天之德，上德不自得，故雖盈而若沖。成若為山，其積必壞，非大成也。大成若缺，無時而壞，故其用不弊。盈若積水，其施必竭，非大盈也。大盈若沖，無時而竭，故其用不窮。此二者，天地之用，陰陽是也。天能生之，無時不生，而所生之用不窮，地能化之，無時不化，而所化之用不弊，則以道實行乎其中也。唯通之為三，故舉天地則道可知。若分而言之，則大直若屈者，地道也。地道直而不肆，故若拙。大巧若拙者，常道也，常道刻彫眾形而不為巧，故若拙。大辯若訥者，天道也。天道不言而善應，故若訥。然論其宗，天地雖大，不離陰陽，而一陰一陽者，道也，故積陽為天，積陰為地，陰靜陽躁，陽熱陰寒，制陰者陽，故躁可勝寒，制陽者陰，故靜可勝熱。然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？夫道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，清者濁之源，靜者動之基，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，而況於物乎？況於事倫乎？故曰清靜為天下正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以道蒞天下者，常使民無知無欲，故人各安其所而不爭，糞其田疇而已。及其下衰世，無以興乎道，則見可欲而不知足，於是有欲得之心，乃始奪攘矯虔，馮陵疆土，而戎馬生於郊也。反觀諸身，即在我之天下，故有道於身，則安其分量，以厚吾寸田之守，失道於身，則馳騁田獵令心發狂，而方寸之田已失矣。故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答莫大於欲得，皆不安其分量之過也。其已甚，則爭奪隨之。若能安其性命之分，還身意所欲，清冷而自守，則取足於身而得矣，夫豈有不足哉？此知足之足，所以常足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天下者，九州山川河海，滋生不絕也。天道者，四時陰場風雨，變化無窮也。反觀諸身，無不圓成，是以聖人言：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。苟解乎此，亦不必出戶窺牖，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。若求道於身外，則愈不足以得道，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，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，近取諸此，無不充足者乎？是以聖人體地之道，以虛為身，故不行而知，無俟出戶；體天之道，以無為心，故不見而名，無俟窺牖；體夫大道，以自然為常，故不為而成，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。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。故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為學者將以窮理，故日益。為道者將以盡性，故日損。損之又損，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。理有所窮，性有所盡，猶未免於為，故言為學為道。惟命有所至，則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以至於無為矣。無為者，寂然不動之時也，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則亦有為矣，故無為而無不為。一有所為，未免有累物之行，一無所為，未免有絕物之心。聖人於天下何如哉？亦處無為之事而已。處無為之事，乃可以取天下，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。然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，及其有事，亦不足以取天下矣。知天下不可以有事取，則要當學其所不學，以至無為之道。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聖人在天下，惵惵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聖人欲歸初始，反於未生，故無常心。善惡信誕，惟人之所為，我無容心焉，亦因人之心以為心而已。百姓行善者，我不知也；百姓行惡者，我不知也。積善，善氣至，我不知其為善，故善者，吾善之。積惡，惡氣至，我不知其為不善，故不善者，吾亦善之。信與不信，亦猶是也。任之自然，吾無容偽於其間，是謂德善德信矣。以如此則齊善否，

同信誕，而吾心無所偏係，故惵惵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常有心也，以徇聲色之娛，故皆注其耳目，不知收視反聽，守母之道。唯聖人常無心也，懷天下之始，復守天下之母，故皆孩之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，入於陰陽之變日死。與生死為徒者，未脫乎天地之機，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。然萬物出生入死，而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，何也？此皆民自令耳，非天地毀，鬼神害也，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。目睹生之來不能卻，死之去不能止，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，而動之死地也。夫惟聖人懷微妙，抱質樸，而不敢有為與天下交爭焉，雖有猛獸不能據也，雖有兵刃不能害也。蓋其積德玄通，物莫之能傷者，故無死地焉。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道何自而生邪？畜道真和之氣，萬物由而生之，道之所以生也，故曰道生之，德畜之。物何自而形耶？緣天地升降陰陽之執，萬物由而成之，物之所以形也，故曰物形之，勢成之。以道能生，故物莫不首之，夫是之謂尊道。以德能畜，故物莫能賤之，夫是之謂貴德。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，非期尊貴於物，物自尊貴之，以其自古及今，莫之爵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，此道行乎天地之問，而常自然者也。若夫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則天地之所同也，故是謂玄德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一生天地，然後天下有始，故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天地，為天下母，乃知萬物皆為子也。既知其子，而復守其母，則其子全矣。蓋人徒知天地萬物，而不自知其所由生。若能知之，而復守天地之道，則終身不殆矣。是以體天地之道者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故曰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不知道者，多言有為，以從事於務，而失守母之道，故曰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夫小者天地之樸，柔者道之妙用，唯自知而見天地之道，故曰明。唯自勝而守天道之妙，故曰強。明者合陰陽而言之，光出於明，以無為用，在己則智意是已。聖人去智與故，不由而照之于天，故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光耀於外謂之遺殃，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，是謂襲常矣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為守母之道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民甚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誇，非道也哉。

夫山徑之谿，介然用之則成路，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。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，而施作有為，所以政茅塞其心。夫性之動謂之為，為之偽謂之失，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為也。大道甚夷，視之而不見也，民心欲速，是以好逕而終迷於大道。且心為君主之官，故心有所攖則寸田失守，寸田失守則和氣不降，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，故曰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。以其如是，則分高下之品，有爭奪之奇，食五味之爽，故服文綵、帶利劍、厭飲食者有之，資財有餘則總其害之原也。是謂賊道賊身之務，而不知者，尚矜誇己之才能而不已，可謂盜誇，非道也哉。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以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，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，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，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建者，造始有為者也。唯道建德判，立天地巍巍乎其不拔，此分一氣而為兩儀之時也。

抱者，即而不離者也。唯德抱道生，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，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。物同得於一氣，唯人為最靈，故能之萬物之祖，天地之原。於此建中抱一以為天下，則垂之後世子孫，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。是道也，吾原其始，蓋本於修之身而已。道之真既以治身，則其緒餘以為國家，其土直以為天下。由一身而及乎天下，則其修彌廣，其德彌進矣。修之身者，神雖在身，先隱天地，靜居萬物之始，令意莫在身，此所謂修之身，則其德乃真矣。由此推之，人雖在家，令意莫在家，此所謂修之家，則其德乃餘矣。人雖在鄉，令意莫在鄉，此所謂修之鄉，則其德乃長矣。人雖在國，令意莫在國，此所謂修之國，則其德乃豐矣。人雖在天下，令意莫在天下，此所謂修之天下，則其德乃普矣。故以身觀身者，內視密眄而觀己之德也。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，聖人無容心焉，各以其自觀之，故得自然也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，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●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曰號而嗌不嗄，和之至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赤子之性，與道為一，其天守全，其神無隙，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，而含德之厚可以比於赤子。若是者，積德玄通，藏於天而物莫之能傷也，故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者，德全於地道也。地之氣始於子，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固者，是純氣之守應於地道也。未知牡牝之合而跱作，精之至者，德全於常道也。常然之道，其精甚真，赤子未知牡牝之合而時有歧作者，是道之真精應於人也。終日號而嗌不嗄，和之至者，德全於天道也。天主聲，以其陰陽之氣和而未分，故終日號而嗌不嗄也。知和者，陰陽混而為一，故曰常。知常者，陰陽合而未分，故曰明。赤子之性與天地合，其德不以生為益。反為益生者，動之死地之兆，是謂祥矣。既以生為益，則必以心使氣，是謂堅強之徒也。始於益生，致於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知者不一實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道要自然，行者能得，聞者能言，所以言者，以言相然。相然者，意之默識而已，未嘗見於譊譊之言辨也，故曰知者不言。不知道者，以言相煩，不聞不言，不知所由然，故曰言者不知。唯聖人知天地之道，有大美而不言，故塞其兌，閉其門，塗鄰守神而退藏於密。及其出而為天下，於此體天之道，則挫其銳而和其光也，於此體地之道，則解其紛而同其塵也。天地之道是謂玄同，玄有赤有黑，故玄同則合乎至一，而與天地相叅。天道無親，故不可得而親，既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疏也。地道無欲，故不可得而利，既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也。大道無形，故不可得而貴，既不可得而貴，亦不可得而賤也。若是者，宜為天下貴。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，天下不可治也，故以正治國者，必以奇用兵。蓋正復為奇，則有用兵之患，以福兮禍所伏也，孰知其極？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。無事則法地而好靜，好靜則法天而無為，無為則法道而無欲，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夫治出於有為，而失太上不言之教，故多忌諱之禁，則四民遷業而彌貧。民貧則征求利器，貪污之風生，故國家滋昏。玩好伎巧，難得之貨貴，故奇物滋起。由此利害相攻，法令滋彰，尅核太至，民不聊生，故盜賊多有。奇兵之用緣此而起，此乃以正治國，正之極也。是以聖人無事，則國實民富，故忌諱不生，好靜則天下自正，故利器不作。無為則萬民自化，伎巧何施？無欲則民自歸樸，盜賊何有？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。

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其無正邪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祆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太上之世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，故為政無處正，自居之悶悶者，有政而不作也。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，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焉。然既立政為正，必有以察為奇，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。終於察察，政之極也。其政太察，

使民無所措手足，故其民缺缺焉。聖人言但知求福，不知罪嬰，但知養身，不知戮形，禍福倚伏，理之然也，故曰孰知其極，其無正邪？世之人以政為正，不知正之極而奇生，以福為善，不知善之復而妖起，迷迷相傳，于今久矣。是以聖人方如廣德之厚，故不割也；廉如上德之清，故不劌也。直而不申於外，光而返照於內，無正可處，無奇可察，是謂無極之道。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莫若嗇，夫唯嗇，是謂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，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嗇者，歛也，畜也，歸之於德也，以外言之曰歛，以內言之曰畜。歛於外者，至於無欲，故後其身，外其身，所以治人也。畜於內者，至於無知，故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外則無欲，法地之靜而得以盡性；內則無知，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。盡性而至於復命，是乃復守其母，故謂之早復焉。早者，日升於甲陽之首也。復守其母，則與天地合其德，是之謂重積德。積德玄通，與道合真，則無不克。與道合真者，難終難窮，故莫知其極。難終當弱者，萬理咸備，故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者，是也，不方不圓，與天地並，故可以長久。故乃守母，是謂深其根，終於復命，是謂固其蒂。得天地為常而五行不相克，與大道為一而三光無明冥，是謂長生久視之道。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涖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民；非其神不傷民，聖人亦不傷民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，不可施為也，故治大國者，若烹小鮮。自人言之，則大國者乃天中地戶黃帝之鄉，所以治之亦若此而已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一心定而王天下，故鬼無所出其靈響，依人而行，何神之有哉？非其鬼不神也，以其不受於邪，邪氣自去，是神亦不傷於人也。非其神不傷於人也，以其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而天下化成，使民外則無爭奪攻戰之患，內則無，圖為殺怨之心，不犯神之報應，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。人與鬼神兩不相傷，則神之予矣，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，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。德歸於神，故子孫以祭祀不輟；德歸於人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。此乃聖人以道涖天下之效。

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兩者各得其所欲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水以善下，故江海能為百谷王。大國欲兼畜人，亦以其下流而已，故曰大國者下流。天下交，萬物生，人道交，功勛成，是謂天下之交，然必自處以柔靜而後可，牝常以靜勝牡而牡歸之者，以靜為下也。靜則無事，唯無事可以取天下，而況於國乎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，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。或下以取者，君道也。或下而取者，臣道也。君猶天也，天道下濟而光明，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。臣猶地也，地道卑而上行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，人道交而功助成，則兩者各得其所欲。然宜下流者，唯大國而已，故又曰大者宜為下。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為天下貴。

道者虛無之淵，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，則以道為萬物之奧故也。得道之妙則為善，是謂性命之寶。得道之言則為不善，然亦於道有所保焉。市者，眾人之所歸。加者，置諸眾人之上。美言尊行，人之不善於道者，亦足以得眾而人上之，夫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置三公，坐而論道者也。有拱璧以先駟馬，則美言尊行得眾而人上之如此。雖如此，亦不如坐進無為之道，得其妙之為愈也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曰性命之寶求則得之，而生之所保，特有罪以免耶？故為天下貴。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

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，故為無為；體常道以處無為之事，故事無事；體地道而樂恬淡之能，故味無味。自其所應者言之，若有為有事有味也。自其所守者言之，則其為者無為，其事者無事，其味者無味而已。世之人不通乎此，故勇動多怨，緣小而至大，緣少而至多，唯有心於事為嗜欲之間也。然大小多少，緣類而報，皆出於自得，天地應之如谷，故曰報怨以德。由此觀之，天下之難事緣作於易而至於難也，天下之大事緣作於細而至於大也，故患生不意，禍生絲微，此之謂歟？是以聖人以天合天，故終不為大；與道為一，故能成其大。且輕諾多易者，傷輕易於有為也，故寡信而多難矣。聖人行不言之教，故無寡信之行；處無為之事，樂恬淡之能，故無多難之尤；任其自然而不敢為，故終無難矣。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浮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故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矣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以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安靜未萌，易為持謀，所謂為之於未有也。脆微已作，易為泮散，所謂治之於未亂也。然為之於未有者，能無思慮乎？治之於未亂者，能無智謀乎？故聖人言：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，不若戒事物之先而忘其為，戒事物之始而忘其治之為愈也。夫大生於小，高生於下，遠生於近，理之然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唯聖人見端而思末，睹旨而知歸，是以無為也，故無敗，無執也，故無失。若夫民之從事，未免於有為有治而不知慎戒，所欲浸長，真和乃盡，故幾成而敗之，豈不然哉？若能慎終如始，反嬰兒守母之道，則無敗事矣。故聖人欲不欲，外無所為，雖難得之貨不足貴也；學不學，內無以為，雖美言尊行不足尚也，以復眾人為治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憑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道無為則自得於內，道無不為則化成於外，是以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明則澆淳而亂，愚則守樸而靜，且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而有知也。智者爭之器，故以智治國者，國之賊，非以其明之耶？不以智治國者，國之福，非以其愚之邪？國之賊，則開人者，賊生也。國之福，則開天者，德生也。此兩者，亦楷式可則而像之。能知楷式，然後可以觀於天，故是謂玄德。玄德者，上德也，故深矣遠矣。物無得而偶之者，惟同乎大順而已，故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江海以其善下，故取百谷之流而為王矣。王有歸往之義，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。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下之，則處上而人不重，故從之也輕；體地之道而以身後之，則處前而人不害，故利之者博。若此則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。要其所以然者，亦不過善下而已。唯善下者，不與物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，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肖物者小，為物所肖者大。夫道包裹天地，充滿六極，洋洋乎大哉，故似不肖。天大地大，肖道而已，故能久。然天地空中之一細物，其於道亦細也。夫是以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一曰慈者，父道也，造物之主，言天也。二曰儉者，母道也，畜歙之主，言地也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者，天地之原也，感而後應，不為物先，言道也。天地道兼而用之，則澹然無極而眾美從，三寶無出於此者。凡人皆有是，當在寶而勿失，持之為上。夫天道生之覆之，是所謂慈。雖慈也，然不爭而善勝，是慈故能勇。地道畜之育之，是所謂儉。雖儉也，然德合於無疆，是儉故能廣。唯大道總乎天地之原，雖不敢為天下先，然生化之字待是而立，故能成器長。若夫逆天地而捨大道者，則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者，

以陽戰陰也。以守則固者，抱玄之道也。且以順戰逆，待時而動，則援之而勝矣。不可動則守以順，天時亦衛之而固矣，故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。

善為士者，懷三寶之道，不以兵強天下而用武也，于以戰人是為善戰，于以勝敵是為善勝，于以用人是為善用。善戰者，待時而後動，雖戰而不怒，體慈之寶也。善勝者，慮勝而後會，雖勝而不爭，體儉之寶也。善用人者，智不自慮，而悅以使人，故人樂為之用，體不敢為天下先之寶也。善於此者，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也。然古之為正，正復為奇，乃有用兵之戒，故曰古之極。孰知其極也夫？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則哀者勝矣。

用兵有言者，明其言非我有也，乃用兵者之常言也。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則迫而後動，不得已而後起，未嘗感人也，應之而已。既不得已，則非踴躍用兵而以樂殺人為事者，是以不敢進寸而退尺，故曰行無行也。攘無臂者，善戰而不怒也。仍無敵者，善勝敵而不爭也。執無兵者，善用人而為之下也。此乃深得三寶之道者。然三寶非獨論兵而已，奈何古之極，遂至於用兵也。兵乃凶器，不可輕敵，輕敵者，是樂殺人也。捨其慈且勇，拾其儉且廣，拾其後且先，故幾喪吾寶。是以抗兵相加，則哀憐者慈也，以慈為寶，則無輕敵之禍，故勝也。

五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無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無思無慮始知道，故易知也。無從無道始得道，故易行也。而天下富貴者侈欲以喪真，

貧賤者勞役以傷生，皆喪己於物，失性於俗，故莫能知，莫能行矣。夫言有宗者，明一章之言，其統之有宗也，此之謂易知者歟？事有君者，明一章之事，其主之有君也，此之謂易行者歟，不失其宗與君，何息不能知，不能行哉？故聖人言：子若行吾道，當知上慧原，智亦不獨生，皆須對因緣。若無行宿本，是謂無知，惡能明太上玄妙之理？此所以不吾知也。有不言而知者，見非於眾，有不學而得者，見異於俗，故知道者稀，足見得見者貴也。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於內，不銜鬻於人，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者矣。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，尚矣；不知知，病矣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之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道本無知也，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，故曰知不知，是謂真知，能知不知之知者，其知尚矣。不知不知之道，而昭然有知者，高談妙論，以究本窮元，其知病矣。唯知知病為病而忘其知者，是以不病也。聖人何其不病也？以其知知病為病，而常若不知矣，是以不病也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怒而威，其威也小，不怒而威，其威也大。聖人不以威屈天下，使民無畏威之容，而有畏德之心，則不怒之威默加乎人，是謂大威至矣。化民使得盡其性，則擴而充之，所居無狹，育而成之；所生無厭，此乃聖人所以體夫天地道者也。體天大威而不怒，體地廣居而不狹，體道生生而不厭。惟上不厭民之所生，則民亦得盡其性而不厭矣，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矣。惟明所以自知而體天地也，不自貴故德矣。惟德所以自愛而法大道也，故去彼自見自貴，而取此天地道者焉。

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

失。

勇於敢為而以身先天下者，是謂逆天道也，故殺矣。勇於不敢為天下先者，是謂體天道也，故活矣。然勇於不敢者，於生之利而於俗之害，勇於敢者，於俗之利而於生之害，在世俗觀之不能無疑，故惑之也。若夫天之所惡，孰得而知其故哉？且天道虧盈而益謙，故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，是以聖人猶難之而不敢為也。夫天之道本無所為，萬物之出，與之出而不辭，萬物之歸，與之歸而不拒，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，是謂不爭而善勝也。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固不言而善應也。善者福之，淫者禍之，固不召而自來也。示人以易知，應物以多變，固坦然而善謀也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，其以此歟？

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民得其性，則常樂其生；苟失其性，則死亦何畏哉？雖為苛法以死懼之，民亦將抵冒而終莫能化也。若使民常畏死，是致民得其性而知生之樂，故重犯法也。有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又孰敢為哉？常有司殺者殺，是謂有德司契也。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矣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無德司徹也。民常不畏死，而以死懼之，豈不謂代大匠斯耶？斲物之大匠者，造物之主也。造物之主者，天道無為也。逆天制物者，有為也，希有不自傷者也。

民之饑章第七十五

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也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也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生生之厚也，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

王者以民為天，而民以食為天。聖人之治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知天之天，然後民可得而保也。食稅之多，以其賦重，而不知薄稅斂以養之，故民之所以饑。上之有為，以其政煩，而不知省刑罰以安之，故民之所以難治。凡人之情，興於富庶，然後有怛心，還於淳樸，然後無他欲。至於饑而難治，則不安其分量，而欲利之愈勤，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，故人之所以輕死也。唯得道之人，寸田內守而和氣自降，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。若是者，達生之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，是賢於貴生也，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

者矣。

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也，柔弱者生之徒也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，故堅強居下，柔弱處上。

人之生也，骨弱筋柔，其死也，筋骨堅強。草木之生也，甲脆枝柔，其死也，枝葉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，理之然也。兵強則不勝，與木強之理共矣。堅強死之徒，故居下，柔弱生之徒，故處上。亦天地之道所宜然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？其唯道乎？是以聖人為而不侍，功成不居，其不欲見賢也。

天之道畎中為至而已，無過與不及也。其猶張弓乎，高者抑之，不使之有餘，故有餘者損；下者舉之，不使之不足，故不足者補。蓋天道減盈滿，補虛空，毀強盛，益衰弱，人之道則一切反此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者，唯天道為然。聖人體道者也，故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未嘗以所長而自見於人，故常無損，此聖人之所以能天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，以其無以易之也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。是以聖人言：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，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能攻堅強之物，物莫能勝者，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，故幾於道矣。柔之勝剛，、弱之勝強，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，何哉？以其益生，以其心使氣，故失柔弱之道也。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，其唯天地之道乎？唯地之道，受國之垢而不自化，乃化化者也，是謂社稷主，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？唯天之道，受國之不祥而不自生，乃生生者也，是謂天下王，此之謂弱之勝強者歟？夫正言若反者，受國之垢與不祥也。

以正言之，若反者矣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者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陽為德，無為也。陰為怨，有為也。世之人勇動於敢為，故有怨，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，怨愈多矣。夫若是者，安可以為善？且知慧外通，七義多責，故勇動多怨。是以聖人執天之行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嘗予於人而不取也，故不責於人，何怨之有？上德無為而報怨以德，故日有德司契。下德有為而以和大怨，故曰無德司徹。天之道，是謂上德者，無親無疏，唯善人無為者常與之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業。鄰國相望，鷄犬之聲相聞，使民至老死，不相與往來。

九隅八區，寓以小國。況至德之世，地不加闢，民不加聚，能使一國若一家，一家若一身。蓋我好靜而民自正，雖有智者創於前，巧者述於後，民亦無機心之累，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。於是時也，民皆樂生安土，自守其國，是重死而不遠徙也。以不遠徙也，故無川途之險，雖有舟輿無所乘之，無攻戰之患，雖有甲兵無所陳之。大信不約，何假書契？乃復結繩而用之。故力田而甘其食，躬桑而美其服，懷土而安其居，存生而樂其俗。居相比也，聲相聞也，而不相往來，無欲無求，莫之為而常自然，此之謂至德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無積，既以為人己愈有，既以與人己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信言者，希言也，其出口也，淡乎其無味，故不美。美言者，貌言也，其於人也，輕諾必寡信，故不信。天道不言而常善應，故善者不辯。和大怨者，安可以為善？故辯者不

善。知道者必達於理，達理則將以反說約也，故知者不博。以博溺心，則聞見愈多，不如其約也，故博者不知。夫不美也，不辯也，不博也，所謂在己無居者也。聖人之道在己無居，則運而無所積，故聖人無積，以有積故不足，無藏故有餘。聖人無積，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，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，故既以為人己愈有，既以與人己愈多也。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已，惟天之道利而不害，故聖人之道為而不爭。且天以美利利天下，何害之有？聖人出為於無為，亦非亂天之經，逆物之情也，又復何爭焉？此《德經》也而言終及於此者，以德兼於道，道兼於天。不明於天，斯不通於聖，故混元以此終焉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